

对外汉语经济专业教学中的外来词语问题

敖依昌 严光仪

《世界汉语教学》稿约

《世界汉语教学》杂志是“世界汉语教学学会”的会刊,被《中文核心期刊总目要览》确定为语言学/汉语类核心期刊。《世界汉语教学》本着指导汉语(第二语言)教学实践、推动学科理论建设的基本思想,全面、系统、迅速地反映跟汉语教学有关的最新理论研究成果,交流世界各地的汉语教学经验,及时提供新的学术信息,努力为汉语(第二语言)教学服务。本刊珍视立意新颖、内容充实、文字简洁、学术性和实用性兼备的论文。以发表汉语稿件为主,也发表少量的英文稿件。本刊采稿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专稿 主要内容是对外汉语教学领域有关重要会议、事件的报导、纪要、评论及汉语教学的形势和任务分析等。

语言研究 主要包括:语言学和汉语研究、语言对比及翻译研究、汉语信息处理研究。本刊重视具有独到见解的关于语言学理论的宏观思考,也重视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立足于汉语教学的有关汉语语音、词汇、语法等要素的微观研究。

语言教学与文化 主要有汉语与汉文化、汉语教学与跨文化交际。它包括跟汉语密切相关的汉文化的研究,跟汉语教学密切相关的交际文化的研究,运用交际文化理论编写汉语教材的实践的探索。

语言学习研究 主要有:语言学习理论研究、汉语学习者心理和背景特点分析、汉语中介语研究、汉语学习偏误分析。

语言教学研究 主要包括:语言教学理论和教学法研究,总体设计和课程、课型研究,教学大纲、测试和评估研究,教材编写与分析,课堂教学、语言实践和语言环境建设,有关语音、语法、词汇、汉字的教學方法和技巧,言语交际技能和言语交际技能训练,计算机辅助汉语教学研究。

书评 突出评介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中的优秀学术著作。

各地教学 积极介绍世界各地汉语教学的情况和经验。

学术动态和简讯 迅速报导对外汉语教学领域的最新学术动态,介绍最新出版的学术著作、教材和工具书。

本刊从1995年第1期起改为审定刊物,聘请了有关专家担任审稿工作,并将版面扩大为7个印张(112页)。本刊竭诚欢迎海内外学者踊跃赐稿。来稿一般不要超过8000字,学术论文要求有参考文献,同时请附上200字以内的内容摘要和100字以内的作者简介。译文请附上原作,书评最好提供所评的著作。本刊概不退稿,请自留底稿。本刊将根据需要对稿件进行适当的修改和加工,不愿改动者请事先声明。如有文稿的电脑录入软盘,请在收到用稿通知后及时将软盘提供给本刊编辑部。稿件一经发表即致稿酬和样书2册。请勿一稿两投。来稿请寄中国北京海淀区学院路15号《世界汉语教学编辑部》(邮政编码:100083)。

1. 序言

在全球经济、文化交流空前频繁的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中外经济、文化的多渠道、多层次交流,中国的经济运行方式和文化生态正在逐渐发生变化。其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就在于:扩大了中外语言词汇的对流,外来词语通过经济活动和传播媒介大量渗透进中国的经济领域和人民的日常生活,构成当代中国经济生活,乃至经济学科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与此同时,来华外国留学生所学专业也由语言学科向各专业学科发展,专业学习首先就面临着扩充专业领域的词汇问题。大量的外来词语,特别是新外来词语在现有教材中缺乏应有的反映或规范的运用,造成教学与现实经济生活脱节的现象,从而成为对外汉语经济类专业教学中必须加以重视和亟待解决的课题。鉴此,笔者拟就留学生经济专业教学中的外来词语问题加以初步探讨,以就教于海内外同行。

2. 进入汉语的新外来词语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对外经济、科技、文化交流的扩大,外来词语大量进入现代汉语,丰富了汉语的词汇系统,在中国现代社会运用广泛。

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民族文化的载体,了解、学习、研究一个国家的文化、科技、经济,必须首先从语言着手。在语言、词汇、语法三要素中,词汇作为一种表达概念的符号,它与文化、科技和经济的联系最为密切。通过词汇的变化,可以透视出社会生活的变化,折射出社会的进步。¹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中外文化、科技、经济交流,使外来的事物和概念不断涌现,形成了大量的外来词汇,丰富了汉语的词汇系统。

当代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随着对外开放步伐的大步迈进,中国已向全世界敞开了大门。随着中外文化、科技、经济的多渠道、多层次交流,中国的经济运行方式和文化生态正在逐渐发生变化。这种新变化在语言方面的表现就是:扩大了当代中外语言词汇的对流,外来词语通过经济活动和传播媒介大量渗透进中国的经济领域和人民的日常生活,构成当代中国经济文化生活,乃至经济学科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因而,新外来词语就成为来华留学生,特别是学习经济专业的外国留学生进行专业学习和专业语言泛读课程学习必须掌握的学习内容;同时,也成为对外汉语经济类专业教学必须加以重视和开展研究的问题。

¹ (香港)章辉《词汇跟着社会变》,香港《信报》1996年8月9日。

2.1. 外来词语进入现代汉语的主要形式

什么是外来词?不同的学者,不同的词典有着不同的诠释。例如telephone一词,曾被译为“德律风”和“电话”。《汉语外来词词典》把两个译词都收作词条;《国语日报外来语词典》则只收“德律风”作为词条,而“电话”这个意译词却未加收入。²可见,分歧主要在于“是否将意译词纳入外来词。笔者认为,从最大程度满足使用者的需要出发,凡是从外国语言中进入汉语的词汇都应视为外来词。因此,笔者文本的“外来词”应是“广义的外来词”。

从这个观点出发,“德律风”和“电话”都是外来词。故而,笔者认为外来词进入现代汉语应是以下四种主要形式。

一、音译词:

音译词系指词语的构造材料完全是根据外来词汇的发音翻译过来的外来词汇。这类音译词常见于外来的新产品名称和事物方面。如:

可口可乐(Coca-Cola)、百事可乐(Pepsi-Cola)、雪碧(Sprite)等饮料;乐百氏(Robust),指一种滋补口服液;敌杀死(Desis),速灭杀丁(Sumicidin),则指低毒高效的杀虫农药。此外,还有的士(Taxi)、迪斯科(Disco)、比基尼等。³

二、音兼意译:

音兼意译词,是指外来词汇经过一定的“汉化”改造,产生出的一种集音译成份和汉语语素的新外来词语。例如:

桑拿浴,英语sauna的音译加上的汉语语素“浴”;

信用卡,英语credit的意译加上汉化音译词“卡”;

迷你裙,英语mini的音译加以汉语语素“裙”等。⁴

三、外来文字直接参与构词:

近十多年来,由于中外语言文化对流量的扩大,还出现了一种外来文字直接参与构词的新形式外来语。这种中外语言相互组合的外来词语的出现反映出中外语言交流与融合促进现代汉语发展的新趋势。例如卡拉OK、B超、T恤、BP机、KTV等。⁵

四、意译词:

意译词,系指根据外语词汇的词意翻译成为相应的汉语词汇。例如:

计算机	computer,
硅谷	Silicon Valley,
信用证	letter of credit,
知识产权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软件	software,
硬件	hardware 等等。

² (香港)肖正方、李薇《从香港新外来概念语词到词库建设》,《语言教学与研究》1993年第4期,第34页。

³ 王铁昆《汉语新外来语的文化心理透视》,《汉语学习》,1993年第1期,第34—40页。

⁴ 同上。

⁵ 同上。

2.2. 外来词语进入现代汉语的意义

一、外来词语进入现代汉语丰富了现代汉语的词汇系统,促进了中国经济运行方式和生活方式与世界接轨。

二、外来词语是欧美工业化国家早已流行、通用的词汇,是已为留学生所熟知的概念。利用留学生知识背景的优长,开展专业外来词语的教学有利于尽快实现汉字数量的扩充,提高经济专业教学的质量。

3. 存在的问题

3.1. 翻译名称不够规范

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日益广泛,外来词语大量进入现代汉语,语言学界一时还来不及制订规范的译名,因而各种译名犹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加之,人们有时为了追求异国风味,在吸收外来词时宁愿选择音译形式,甚至放弃意译词而改用音译词。凡此,形成了一词多译和音译、意译并用的局面。如taxi及laser等词,中文已有出租车、激光等译名,但现在“的士”、“计程车”、“镭射”、“来塞”等称谓仍使用广泛。还有许多人用“开士米”、“开司米”(cashmere)来代替“山羊绒”;“克力架”(cracker)代替饼干。这些,都为外国留学生理解外来词汇造成了困难。

3.2. 大陆译名与海外华语译名的歧异

例如英语computer一词在大陆译作“计算机”,在海外则多译作“电脑”;spaceman则有宇航员和太空人之区别。

通过对大陆、台湾、香港三地所使用的汉译外来词语比较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一些比较古老,且具有较大影响的外来词语两岸三地的一致性程度较高。其中许多虽经多年,均未发生变化,地名(包括国名)如英国、法国、比利时、拜占庭帝国、迦太基等;古民族名如盎格·撒克逊人、迦南人等;哲学名词如笛卡儿主义等;历史名人如凯撒、拿破仑、迦利略、卓别林等,以及像婆罗门(Brahman)、涅槃(Nirvana)、罗摩衍那(Ramayana)、轮回(Samsara)、武士道(Bushido)、(雅典)卫城(Acropolis)等一类有历史或宗教特点的词。但是近十多年来国外新出现的一些词,则各自按自己的方式译借过来,便出现了较多差别。

这里将海峡两岸的差异作一比较:

外文	大陆	台湾
computer	计算机	电脑
digital computer	数字计算机	数位电脑
laser disc	激光视盘	镭射影碟
space shuttle	航天飞机	太空梭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能	人工智慧或人造智慧
Airbus (飞机名)	空中客车	空中巴士
cruise missile	巡航导弹	巡弋飞弹

Khmer Rouge	红色高棉	赤棉
feminism	女权主义	女性主义
Volkswagen(汽车名)	大众	福斯
EEC	欧共体	欧体
CIS	独联体	独立国协
ASEAN	东盟	东协
Silicon Valley	硅谷	矽谷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知识产权	智慧财产权
software	软件	软体
hardware	硬件	硬体
information retrieval	情报检索	资讯检索
information theory	信息论	资讯理论
taxi	出租车	计程车、的士
yuppie	雅皮士	雅痞、雅皮士 ⁶

上面仅为新外来词语译名差异的一小部分。

翻阅一下香港特区基本法的中英文本,也可发现英语语词比较稳定,中文语词译法较多。试举例列表如下:

英语词(不变)	中文词(现在)	中文词(未来)
Legislative Council	立法局	立法会
Executive Council	行政局	行政会议
Members of Legco	立法局议员	立法会议员
Members of Exco	行政局议员	行政会议成员
audit	核数	审计

又可以发现,中文译名比较难用。中文“基本法”既有“会”,又有“会议”;既有“议员”,又有“成员”。⁷

外来词语的异译导致使用上的困难。例如:

1995年5月6日,香港中文大学何万贯先生在“中国语文教学研讨会”(香港)宣读了“论范文教学的统整”一文。与会者对“统整”一词大感兴趣,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后来何万贯先生指出“统整”一词实译自英语integrate。英语integrate有多义多译。个别与会者提出是否译为“整合”、“综合”为更好。何先生指出,“统整”一词其实已为台湾语文教育界采用。⁸然而,在大陆和香港,integrate多译作“整合”。

这表明,由于外来词的异译现象导致了理解和使用上的困难,更不利于留学生学习、掌握和运用。因此,外来词语的规范化就成为从事对外汉语专业教学必须加以重视的问题。

⁶ 黄长著《海峡两岸外来语译名的差异》,《中国语文》,1994年第6期,第404页。

⁷ (香港)姚德怀《“英文为准”与“中文为准”》,《中国语文》,1996年第2期,第116页,第117页。

⁸ 同上。

4. 对外来词语加以规范化、标准化的思考

近十多年来,大量的外来词语涌进现代汉语,既丰富了汉语的词汇系统,同时,又对汉语的构词模式形成了冲突。特别是外来词语的一词多译现象和使用上的不够规范,已使外来词语的规范化问题成为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问题。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近年就提出规范使用汉语的问题,许多海内外学者在此方面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

笔者认为,对外来词语加以规范化的工作是一项重大的研究课题,需要在海峡两岸三地的学术机构联合海外从事汉语教学、科研的学者,就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学艺术和日常生活中的各类外来词语进行系统和广泛的调研,然后进行综合分析,提出统一外来词语的方案。此外,还必须对今后新出现的外来词汇采取定期分析研究的方式,及时提出规范的译名和使用方法。然而这一切,决不是一篇文章所能解决的问题。由于本文所论及的范围有限,这里仅提出一些原则性的思考,供学术界参考。

4.1. 译名的原则

一、对外来词语进入现代汉语持积极宽容的态度,借鉴我国历史上及欧美、德、日等发达国家在此方面的经验。

从语言发展的历史考察,语言接触和融合是人类文化传播的必然结果。中国历史上经历了四次语言接触与融合的时期。其中涉及到与西方民族语言接触的就有:汉代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与佛教传入中国时代;宋元时期,蒙古人的西征引入大量外来词语进入中国地区;19世纪中叶以后,为欧洲的语言文字随着西方商品、科技、教育进入中国时期。从前两个时期来看,就引进了“葡萄、茉莉、石榴、苜蓿、水仙、檀香、喇叭、琵琶、玳瑁、佛、涅槃”等外来词语。在今天,很多人恐怕早已把它们视为汉语的固有词汇。⁹至于在19世纪中叶以后传入中国的外来词语更是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如科学、民主、物理、代数、飞机、汽车、火车、火柴、汽油、机床、导弹等不胜枚举的词汇。同理,历史上其它民族也从汉语中吸收了不少养分,以英语为例,就有tofu(豆腐)、chowmien(炒面)、litchi(荔枝)、ginseng(人参)、taichi boxing(太极拳)等。不仅如此,世界各种语言中相互汲收、融合的例子也不胜枚举。例如英语中hamburger(汉堡包),这种快餐食品的名称就来自德语。原来,汉堡(Hamburg)的厨师善于制作一种用碎牛肉煎成的圆饼,味道鲜美,称为Hamburg steak或Hamburger steak,简称hamburg或hamburger。传到美国后大受欢迎,并被用来夹面包。美国人把这种面包也称为hamburger;此外,法语中有借自英语的bifteck(牛排)等等。¹⁰

由此可见,任何民族均无法阻挡语言接触,文化交流的客观现实,任何一种语言文化如果想维持自我封闭的状态,就不可能获得发展。因此,对于当前外来词语进入汉语的现实,应以一种宽容的态度加以对待。即使

⁹ 同³。

¹⁰ 邢福义《语言文化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第2次印刷第404页。

出现了某些译名的歧异和使用的不规范, 也应以兼包并容的心态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研究, 特别是要善于借鉴欧美、德、日等国吸收外来词语的成功经验, 从而科学地促进中外语言词汇的融合的进程。

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 外来词语进入汉语的成功经验, 深入探讨外来词语在构成方式和特点方面的规律, 发扬汉字和汉语在构词上的特点, 植根中国文化心理, 针对不同的外来词汇, 灵活采用音译、意译和音兼意译等方法, 构建符合词汇发展规律的新规范和标准。

首先, 还应实事求是地认识现有的译名差异, 各种不同的外来词译名虽各不相同, 但若彼此都知道其涵义, 又不影响交流, 则不必马上强求统一。如taxi译作计程车、出租车、的士; computer译作电脑、计算机; laser译作激光、镭射等一类词, 可以并用下去, 在实际使用过程中采取自然淘汰法, 最终保留更科学、更通用的。

但是, 这不等于我们甘于无所作为和采取自然主义态度。我们应总结成功的处理方法和经验, 找出汉语在改革开放时期的发展规律, 预测汉语的发展趋势, 使中文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

如台湾把computer译为“电脑”, 大陆许多学者认为比译为“计算机”更妥当。实际上, computer早已超越了单纯用于计算的功能。再如“太空梭”(space shuttle)的译法, 又似乎过分拘泥于原文, 反而不如“航天飞机”更易于理解。

其实, 近年来在外来词语的翻译方面已经有一些经验可加以总结。例如:

“雅痞”一词的翻译就很有特点, 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个音译词, 因为在汉语里没有这个词。“雅痞”译自英文yuppie (young and upwardly mobile professional), 意指很轻易进入高层社会的年轻人, 这种人比较肤浅、奢侈, 所以为人所非议。“雅痞”既是音译, 也含有意译, “雅”和“痞”在汉语里都有特定的含义, 二者组合构成新词既符合英文yuppie的音和义, 又符合汉语的构词习惯。而“沙猪”是一半音译一半意译, 英文是Male Chauvinist Pig, 简称MCP, 如果直译就是男性沙文主义。猪是骂人的脏话, 译成“沙猪”既不文明也很费解。其实, 汉语的“大男子主义”完全可以代替“沙猪”。¹¹可见引进外来词应考虑汉语的构词习惯和民族心理, 不应去追求新奇, 而是应发掘汉字和汉语构词上的特点, 植根民族心理, 针对不同的外来词汇, 灵活采用音译、意译和音兼意译等方法, 构建符合词汇发展规律的新规范和标准。

又如, “卡拉OK”这个词, 其中“卡拉”是日文的“カラ”, OK是英文的orchestra, “卡拉OK”的大体意思是, 电视机播放歌曲, 萤光屏映出画面和歌词字幕, 参与者随着伴奏和歌词字幕演唱。这种新的娱乐方式最早于七十年代产生在日本, 八十年代传入港澳台和大陆, 如今遍及世界各地, 正冲击着北欧的传统酒吧。由于这种新出现的事物来势凶猛, 中文中没有相对应的词, 传统的翻译方式又大慢, 所以它就拖着一条西文尾巴大踏步地“挤”进了中文, 成为一个十分活跃的常用词。

¹¹ 李振杰《台湾新词管窥》,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90年第1期, 第78页。

4.2. 外来词语规范化方面应开展的工作

鉴于新外来词语大量进入现代汉语, 以及其规范化的要求已成为语言学界亟待解决的学术问题。海内外学者对此已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研究, 纷纷提出各种解决方案, 为推动汉语迈向现代化, 走向全世界奠定基础。笔者认为, 关于新外来词语的规范化标准化工作应由词汇的收集、分析, 词汇的释义和例句配置构成。限于篇幅, 本文只作简略讨论。

一、词表:

首先应制订词表, 将各种译法的外来词语列入。

以中国现在流行的通讯工具“walkman”(即“大哥大”)为例, 就有学生问应怎样译作现代汉语。在大陆就有“大哥大”, “移动电话”的译法; 在台湾则译作“随身机”; 在香港则有“大哥大”、“手提电话”、“无线电话”几种译法。词表(表A)应以汉语拼音音序排列所有的同义外来词语, 词语后注上原文。

以“电话”为例, 表A(词表)中有关条目的排列如下:

de	德利风	telephone
	德律风	telephone
dian	电话	telephone
die	爹厘风	telephone
du	独律风	telephone

二、释义:

释义(表B)以罗马字母序排列外语原文词条, 词条后罗列所有同义汉语外来语词。释义表B中有关条目的排列如下:

T	telephone
词典义:	电话
旧称:	德利风; 德律风; 爹厘风; 独律风
说明:	“telephone”一词有以上各种不同的译法。从“爹厘风”到“电话”显示出外来事物传入中国时, 由音译到意译的过程。“电话”一词源自日语。日文以“denwa电话”意译英语telephone, 中国借用了日语对“telephone”的译词: 电话。“电话”被吸收入现代汉语后, 衍生了“无线电话”、“手提电话”等词。

C	call
词典义:	叫; 打电话; 召唤; 用某种声音发讯号。
香港口头习惯:	call(打电话)
衍生词:	call机
香港也称:	传呼机; BB机
说明:	“call”是香港人很常用的一个口语词; 现在大陆也普遍流行这个词; “我call你”(我给你电话); “到时给我一个morning call”(早上用电话叫醒我);

“call机”。“call”原词意义包含极广，既有召唤的意思，也有致电的意思。香港将“call机”译成“传呼机”，结合了“传讯、呼叫”之义又融合主、客(人、机)二体为一，是个很好的译词。

三、例句配置：

例句不仅可以帮助读者正确使用新的外来词语，而且也有助于读者全面理解词义和词性。因此，在选择例句时，应从词义，词性和语法特点等多个角度揭示外来词语的内涵。

例如，卡拉OK一词，在英语里，它(karaoke)是一个名词，可是在汉语里，它一词多义，一词多性。请看：

- 大西洋卡拉OK[作名词]拥有近百只镭射碟(激光唱片)。
- 泰皇海洋火锅城卡拉OK[作形容词]贵宾房又多了一种美食享受，卡拉OK[作形容词]发烧友(爱好者)们向往的地方。
- 他们在的士高(迪斯科)卡拉OK酒廊卡拉OK[作动词]了一番。
- 不少人得了卡拉OK[作形容词]症。(指听力减弱，嗓子沙哑等病症)。

曾几何时，台湾有的语言学者说卡拉OK不合中文习惯，内地有的语言学者也说它不伦不类。事实上，它已经在中文中站住脚了。它显示了直接用拉丁字母引进国际通用词语的必要性、可能性和现实性。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不同质文化的特殊概念不断出现，中文中所无，又难翻译的专门术语，可以考虑用拉丁字母拼写。这样做一举两得：一是丰富了中文，二是使中文更好地走向世界。

对于其它各外来词语，也可参照此例，灵活根据其词义，词性和语法特点，尽可能全面地配置例句，以充分揭示其内涵，从而帮助读者和外国留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主动地、准确地运用新外来词语，帮助留学生实现词汇的扩大，了解中国经济和人民生活发展的脉搏，进而推动对外汉语专业教学的发展。

Zusammenfassung

Im Zuge des regen weltweiten wirtschaftlichen und kulturellen Austauschs in den neunziger Jahren und als Folge der Reform- und Öffnungspolitik in der VR China findet eine große Zahl von Fremdwörtern Eingang in die chinesische Alltagssprache, insbesondere in die Wirtschaftsfachsprache. Diese Sprachentwicklung wird noch nicht hinreichend in den Lehrmaterialien für Chinesisch als Fremdsprache berücksichtigt und stellt daher für die Chinesischlehrer(innen) bei der Gestaltung des Unterrichts, insbesondere des wirtschaftsfachsprachlichen Unterrichts, eine besondere Herausforderung dar. Die Autoren nennen mehrere Möglichkeiten der Übernahme von Fremdwörtern ins Chinesische, zeichnen die Probleme bei der Bildung von chinesischen Fremdwörtern auf und erläutern Lösungsmöglichkeiten für deren Standardisierung.

Die Übersetzung eines Werbetexts im Rahmen der fachsprachlichen Ausbildung von Übersetzer(inne)n

Ulrich Kautz

1. Sprachmittlerische Arbeit mit Werbetexten

Mein Beitrag beruht auf Erfahrungen in der Ausbildung sowohl von deutschen Studierenden der Fachrichtung Diplom-Übersetzer(in) an der Humboldt-Universität zu Berlin als auch von chinesischen Teilnehmer(inne)n eines Kurses für Sprachmittler(innen) am Goethe-Institut Beijing. Bei den Deutschen handelte es sich um Studierende des zweiten Studienjahres, bei den Chines(inn)en um ausgesuchte Absolvent(inn)en von Germanistikstudiengängen chinesischer Hochschulen.

Beide Gruppen waren es am Anfang ihrer Aus- bzw. Fortbildung – bis auf einzelne Ausnahmen – nicht gewohnt, einen Text als Ganzes wahrzunehmen; sie zerlegten ihn fast automatisch in Wörter, Wendungen und – im günstigsten Fall – Sätze, sobald sie ihn zu Gesicht bekamen. Das aber ist für die Sprachmittlung verhängnisvoll. Denn hier haben wir es mit Texten in einer bestimmten Situation, in einem bestimmten Kontext und mit einem bestimmten Zweck zu tun, die natürlich auch durch ihre Sprache charakterisiert sind, aber darüber hinaus auch durch Elemente, die nicht ausschließlich mit den Mitteln der herkömmlichen Sprachwissenschaft, sondern nur in einem erweiterten, quasi kommunikationswissenschaftlichen Rahmen erfaßt werden können.

Die Textlinguistik mit ihren bekannten Kriterien zur Beurteilung der Textualität eines sprachlichen Gebildes – Kohärenz, Kohäsion, Intentionalität, Akzeptabilität, Informativität, Situativität, Intertextualität – bezieht folgerichtig solche Faktoren wie Sachwissen, Wertungen, gesellschaftliche und kulturelle Konventionen usw. mit ein, was eine Erweiterung der Linguistik von der Soziologie, der Sprechakttheorie und der Sprachwirkungsforschung her bedeutet. Wir berücksichtigen damit die Tatsache, daß Sprachbenutzer(innen) die Mittel, die sie verwenden, in Abhängigkeit vom Zweck ihrer Verlautbarung usw. ganz bewußt auswählen.

Nun unterscheiden sich die Faktoren, die darüber bestimmen, wie ein Text aufgebaut wird, von Sprache zu Sprache unter Umständen erheblich. Das muß man beim Übersetzen unbedingt beachten. Mit anderen Worten: Wenn ein Text adäquat – d. h. seiner kommunikativen Funktion entsprechend – übersetzt werden soll, müssen wir diese Faktoren in den verschiedenen Sprachen kennen und ihre eventuellen Unterschiede berücksichtigen.

Mit der Ermittlung der Textmerkmale befaßt sich bekanntlich die Textlinguistik. Sie ermöglicht eine Klassifikation aller Texte, wobei die Kriterien oft unein-